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詩曰

萬里橋邊薛投書，枇杷窗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俱考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個薛濤乃是女中才子。南唐王韋皋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奏他做軍中投書，故人多稱爲薛投書。所往來的是高千里、元微之、杜牧之，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

璧真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國朝洪武年間，有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百祿要遣他回家。孟沂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爲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訪得附郭一个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于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

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張家主人曾爲運使，家道饒裕，見是老廣文，帶了許多時髦到家，甚爲喜歡，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到了二月花朝日，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節儀二兩，孟沂袋在袖子裡了，步行回去，偶然一個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境甚幽僻，孟沂心裡喜歡，佇立少頃，觀玩景緻，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

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鬟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鬟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畧畧歛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鬟，敘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美人聽得叫丫鬟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孟沂道：「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于此，偶道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

嬌居而可
茶可酒矣

實爲感激，美人道：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還金小事，何足爲謝。孟沂道：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敝東何親？美人道：寒家姓平，成都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于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隣姻婭，郎君即是通家了。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告退。美人道：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款待，覺得沒趣了，即分付快辦酒饌，不多時，設着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雖

尚何拘束
爲真確物
耳

然心裡技癢難熬，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道：「聞得郎君，個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咏，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與郎君賞鑒文墨，唱和詞章。郎君不以爲鄙，妾之幸也。」遂叫丫鬟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細閱，多是唐人真蹟。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駢的最多，墨蹟如新。孟沂愛玩，不忍釋手，道：「此希世之寶也。夫人情種，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美人謙謝，兩個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道：「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陪。」孟沂

支越勃然

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兩個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纏綿。枕邊切切叮嚀道：「慎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喪盡了。」次日將一個臥獅玉鎖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無事就來走走，勿學薄倖人。」孟沂道：「這一個何勞分付？」孟沂到館，哄主人道：「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晚歸家裡便了。主人信了，說話道：「任從尊便。」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裡又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個人知道。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每

你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關巧爭妍，真成敵手。詩句太多，恐看官每厭聽，不能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迴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朶、幾、枝、柔、傍、砌、

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春

涼、回、翠、籬、水、人、冷、

齒、沁、清、泉、夏、月、寒、

香、篆、裊、風、清、縷、縷、

紙、窗、明、月、白、團、團、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

柳、風、剗、樹、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

獨、雁、征、書、寄、遠、鄉、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

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剛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冬
這個詩，怎麼叫得迴文，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最難得這樣渾成，非是高手不能，美人一揮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盞盤水翠嚼寒。

斜石近堦穿笋密，小池浮葉出荷團。夏

殘石絢紅霜葉出，薄烟寒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秋

風捲雪蓬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

冬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却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節。一日張運使偶過學中，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令郎每夜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留寒舍住宿，豈不爲便？」百祿道：「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止因老妻前日有疾，曾留得數日，這幾時並不曾來家宿歇，怎麼如此說？」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蹊蹺，恐碍着孟沂，不敢盡言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叫館僕尾着他。

去，到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說了，運使道：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館僕道：這條路上，何曾有甚麼伎館？運使道：你還到他衙中間問看。館僕道：天色晚了，怕開了城門，出來不得。運使道：就在田家宿了，明日早晨來回我，不妨。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曾回衙。運使道：這等那里去了？正疑怪間，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昨宵宿于何處？孟沂道：家間。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問，先生不曾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幸

路上偶到一個朋友處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處僕來時問不着，館僕道：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方纔回來的。田老爹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公如何還說着在家的話。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運使道：先生若有些別故，當以實說。孟沂曉得遮掩不過，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運使道：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況親中也無平姓者，必是鬼祟。今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孟沂口裡應承，心裏那里信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裡，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

美人道：我已先知道了，郎君不必怨悔，亦是冥數盡了。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哭對孟沂道：從此永別矣。將出麗壘，玉筆管一枝，送與孟沂道：此唐物也。郎君慎藏在身，以爲記念。揮淚而別。那邊張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着。果不在館。運使道：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百祿大怒，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同着張家館僕，到館中喚孟沂回來。孟沂方別了美人，回到張家，想念道：他說永別之言，只是怕風聲敗露。

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着回去。百祿一見，喝道：「你書到不讀，夜夜在那里遊蕩。」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祿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拄杖，劈頭打去道：「還不實告。」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錄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筆管二物，多將出來道：「如此佳人，不容不動心，不必罪見了。」百祿取來逐件一看，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管上有篆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每

二段佳話
乃為俗主
檢交所敗

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跡看遂三人同出城來將近桃林孟沂道此間是了進前一看孟沂驚道怎生屋宇俱無了百祿與運使齊擡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林茂盛荆棘之中有塚累累張運使點頭道是了是了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遶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為春時游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百祿道怎見得張運使道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孝坊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字分明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

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筆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駢在蜀時，濤最蒙寵待，二物是其贖賜無疑。濤歿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着迷，打發他回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常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爲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了。至今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小子爲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個妓女，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歿後猶且詩興勃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

錦江賦滑嶮清秀，幻出文君與薛濤。

誠爲千古佳話，至于黃崇嘏女扮爲男，做了相府椽屬，今世傳有女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爲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別處，豈非大段奇事，而今說着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咤，最是好聽。

從來女子守閨房，幾見裙釵入學堂。
文武習成男子業，婚姻也只自商量。

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個武官，姓聞，名確，乃

是衛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就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三周，有一個女兒，年十七歲，名曰蜚娥，丰姿絕世，却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最善騎射，直能百步穿楊，模樣雖是娉婷，志氣賽過男子。他起初因見父親是個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個武弁人家，必須得個子弟在貴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爭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以，一向粧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邊走動，只是個少

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選女扮如此數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這也是蜀中做慣的事，遇着提學到來，他就報了名，改爲勝傑，說是勝過豪傑，男人之意，表字俊卿，一般的入了隊，去考童生，一考就進了學，做了秀才，他男扮久了，人多認他做聞舉將的小舍人，一進了學，多來賀喜，府縣迎送到家，舉將也只是將錯就錯，一面歡喜開宴，蓋是武官人家，秀才乃極難得的，從此叅將與官府往來，添了個幫手，有好些氣色，爲此內外大小，却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凡事盡是他支持過去，他同學朋友一個叫做

久假不歸
其前始於
而以一際
午同集得
一
金
皮字

魏造字撰之，一個叫做杜億字子中，兩人多是出羣才學，英銳少年，與聞俊卿意氣相投，學業相長，況且年紀差不多，魏撰之年十九歲，長聞俊卿兩歲，杜子中與聞俊卿同年，又是聞俊卿月生大些，三人就像一家弟兄一般，極是過得好，相約了同在學中一個齋舍裡讀書，兩個無心，只認做一件的好朋友，聞俊卿却有意，要在兩個裡頭，揀一個嫁他，兩個人並起來，又覺得杜子中同年所生，凡事彷彿些，模樣也是他標緻些，更爲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說得投機，杜子中見聞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他道：我與兄

並知子中
俊卿並不
必變

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我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我必當娶兄。魏撰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俱是孔門弟子，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豈不有趣。若想着淫昵，便把面目放在何處。我輩堂堂男子，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魏兄該罰東道，便好魏撰之道。適纔聽得杜子中愛慕俊卿，恨不得身爲女子，故爾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杜子中道：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失便空了。魏撰之道：三人之中，誰

叫你獨小些，自然該喫虧些。大家笑了一回。後卿歸家來，脫了男服，還是個女人。自家想道：我久與男人做伴，已是不宜，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偶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親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姻緣還在，那個身上，心中委決不下。他家中一个小樓，可以四望，一个高興，起步登樓，見一隻烏鴉，初在樓窓前飛過，却去住在百來步外一株高樹上，對着樓窓，呀呀的叫。後卿認得這株樹，乃是學中齋前之樹，心裡道：耐這業畜，叫得不好聽，我結果他去。跑下來，自己臥

房中取了弓箭跑上樓來，那鳥鴉還在那裏復叫，他
鄉道：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个扯開弓，搭上
箭口，裡輕輕道：不要悞我，聽的一響箭到處，那邊鳥
鴉墜地，這邊望去看見，情知中箭了，急急下樓來，仍
舊改了男粧，要到學中看那枝箭的下落，且說杜子
中在齋前閒步，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攬的一響，掉下
地來，走去看時，鴉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死。子中拔
了箭出來，道：誰有此神手，恰恰貫着他頭腦，仔細看
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矢不虛發，發必應弦。
子中念罷，笑道：那人好誇口，魏撰之聽得，跳出來，意

二亥
三
叫道、拿與我看、在杜子中手裡、接了過去、正剛看時、
忽然子中家裡有人來、尋子中、掉着箭自去了、魏撰
之細看之、八個字下邊、還有蜚娥記三小字、想道、
蜚娥乃女人之號、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這也詫異、
適纔子中不看見這三個字、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
了、沈吟間、早有聞俊卿走將來、看見魏撰之、捻了這
枝箭、立在那里、忙問道、這枝箭、是兄拾了麼、撰之道、
箭自何來的、兄却如此盤問、俊卿道、箭上有字的麼、
撰之道、因爲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些甚麼、撰
之道、有蜚娥記三字、蜚娥必是女人、故此想着、難道

誰知爲他
人收養

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俊卿搗个鬼道，不敢欺兒。蜚娥即是家姊，撰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俊卿道：未曾許人家，撰之道，模樣如何。俊卿道：與小弟有些厮像，撰之道，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俗語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小弟尚未有室，吾兄與小弟做个撮合山，何如。俊卿道：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說，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姐心下如何。撰之道，令姊面前，也在吾兄幫襯。道家之雅，料無推拒。俊卿道：小弟謹記在心，撰之喜道：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姻緣，却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

寶此以爲後驗，便把箭來收拾在拜匣內了。取出羊脂玉鬧粧一個，遞與俊卿道：「以此奉令姊，權答此箭。」作個信物。俊卿收來束在腰間，撰之道：「小弟作詩一首，道意于令姊何如？」俊卿道：「願聞。」撰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

支機肯許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皋雉，

珍重今朝金僕姑。

俊卿笑道：「詩意最妙，只是兄貌不陋，似太謙了些。」撰之笑道：「小弟雖不便似賈大夫之醜，却與令姊相並，必是不及。」俊卿含笑自去了。從此撰之胸中痴痴裡，想着聞俊卿有個姊姊美貌巧慧，要得爲妻，有了這

只此一語
就露出許
多疑隱來
人事之巧
如此

个念頭並不與杜子中知道。因爲箭是他拾着的，今
自己把做寶貝藏着，恐怕他知因來要了去，誰想這
个箭元有來歷。俊卿學射時節，便懷有擇配之心。竹
籀上刻那二句，固是誇着發矢必中，也暗藏个應該
的。啞謎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樹上射去這
枝箭，心裡暗卜一卦，看他兩人那个先拾得者，即爲
夫妻。爲此急急來尋下落，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後
來掉在魏撰之手裡。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以爲姻
緣有定，故假意說是姐姐。其實多暗隱着自己的意
思。魏撰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真有个姐姐罷。

了俊卿固然認了魏撰之是天緣，心裡却爲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撒打不下。嘆口氣道：「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別尋件事端，補還他美情罷。明日來對魏撰之道：「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撩撥，已有允意。玉關粧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意思要等秋試過，待兄高捷了，方議此事。魏撰之道：「這个也好，只是一言既定，再無翻變纔妙。」俊卿道：「有小弟在，誰翻變得？」魏撰之不勝之喜。時值秋闈，魏撰之與杜子中聞俊卿多考在優等，起送鄉試。兩人來拉了俊卿同去。俊卿與父叅將計較道：「女孩兒家只好

秀才的
舉人亦

奇

瞞着人，暫時做秀才要子，若當真去鄉試，一下子中了舉人，後邊露出真情來，就要關着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場，決使不得，推了有病不行，魏杜兩生只得撤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聞俊卿見兩家報了，也自歡喜，打點等魏撰之迎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話，與父親說知，圖成此親事，不想安綿兵備道，與聞叅將不合，時值軍政考察，在按院處，開了款數，遞了一個揭帖，誣他冒用國課，妄報功績，侵尅軍糧，累贓巨萬，按院叅上一本，奉聖旨着本處撫院提問，此報一至，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

此特秀才
姓姓

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還虧得聞俊卿是個出名的秀才，衆人不敢十分囉唆。過不多時，兵道行個牌到府來，說是奉旨犯人，把聞叅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保候父親。府間准了訴詞，不肯召保。俊卿就央了同窓新中的兩個舉人，去見府尊。府尊說碍上司分付，做不得情。三人袖手無計。此時魏撰之自揣道他家患難之際，料說不得求親的閒話，只好不提。且一面去會試，再處兩人臨行之時，又與俊卿作別，撰之道：我們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俊卿因病

畢竟圖得
得力

蹉跎不得同登，不想又遭此家難。而今我們匆匆進京去了，心下如割，却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尊翁，且自安心聽問。我們若少得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自此冤，子中道，此間官官相護，做定了圈套，陷人。聞兄只在家營救，未必有益。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聞兄不若徑到京來商量。真尊翁尋個出場，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辨白冤枉。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記，撰之又私自叮囑道：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意，此番回來，必求事諧了。俊卿道：鬧粧現在料不使兄失望便了。三人灑淚而別。聞俊卿自兩人去後，一

蔡沒有商量可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寬，無非湊些銀子，上下分派一分派，使用得停當，獄中的也不受苦，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丟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了。參將與女兒計較道：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我們正好做手脚，我意要修下一個辨本，做成一個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冤，只沒個能幹的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聞俊卿道：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去，前日魏杜兩兄臨別時，也教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參將道：雖然你是個女中丈夫，是你去，畢竟停當，只是

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俊卿道：自古多稱緹紫救父，以爲美談，他也是個女子，況且孩兒男粧已久，游庠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列，有甚去不得，雖是路途遙遠，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麼人盤問，憑着胸中見識，也支持得他過，不足爲慮，只是須得個男人隨去，這却不便，孩兒想得有個道理，家丁聞龍夫妻，多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着他兩個，連孩兒共是三人，一起忝，既有婦女伏侍，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忝將道，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宜遲，快打點動身，便是，俊卿依命。

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魏杜兩人多中了俊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就揀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了一個游學呈子批个文書執照帶在身邊了路經省下來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消息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幘覆着兩鬢青絲窄窄靴鞋套着一雙玉笋上馬衣裁成短後蠻獅帶粧就偏垂囊一張玉靶弓想開時舒臂扭腰多體態掉幾枝雁翎箭看放處猿啼鵬落逞高強爭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

君怎知是女扮男粧的喬秀士

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了一所幽靜飯店，聞俊卿後到，歇下了行李，叫聞龍妻子取出帶來的山菜幾件，放在碟內，向店中取了一壺酒，對着慢喫，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那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只隔得一个小天井，正喫之間，只見那邊窗裡一个女子，掩着半窗，對着聞俊卿，不轉眼的看，及至聞俊卿擡起眼來，那邊又閃了進去，遮遮掩掩，只不走開，忽地打个照面，乃是個絕色佳人，聞俊卿想道：原來世間有這樣標緻的，看官你道此時若是

个男人必然動了心，就想粧出些風流家數，兩下做起光景來，怎當得聞俊卿自己，也是个女身，那里放在心上，一面取飯來喫了，且自衙門前幹事去，到得出去了半日，傍晚轉來，俊卿剛得坐下，隔壁聽見這里有人聲，那个女子又在窗邊來看了，俊卿私下自笑道：「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梳的。」正嗟嘆間，只見門外一个老姥走將進來，手中拿着一个小榼兒，見了俊卿，放下榼子，道了萬福，對俊卿道：「隔壁景家小娘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菓子與舍人當茶。」俊卿開看，乃是南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俊卿道：

小生在此經過的，與娘子非親非戚，如何承此美意。老嫗道：小娘子說來，此間來萬去千的人，不曾見有似舍人這等丰標的，必定是富貴家的出身，及至問人來，說是叅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口，斗老嫗婦送此二物來解渴。俊卿道：小娘子何等人家，却居此間壁。老嫗道：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只因父母雙亡，他依着外婆家住，他家裏自有萬金家事，只爲尋不出中意的丈夫，所以還未嫁人。外公是此間富員外，這城中極興的客店，多是他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進益甚廣，只有這里。

些却回家小每住在間壁，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許人，恐怕做了對頭。後來怨悵，常對景小娘子道：「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主婚。」這個小娘子也古怪，自來會揀相人物，再不曾說那一個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贊，敢是舍人有些姻緣動了，俊卿不好答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老姥道：「好說好說。」老媳婦且去着，俊卿道：「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答，但有心感盛情。」老姥去了，俊卿自想：「一○想○不○覺○失○笑○道○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却○不○枉○費○春○心○。」吟詩一首，聊寄其意。詩云：

爲念相如渴不禁，交梨印橘出芳林。
却慙未是求風客，寂莫囊中綠綺琴。

次日早起，老姥又來，手中將着四枚剝淨的熟雞子，
做一碗盛着，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卿面前道：舍
人喫點心。俊卿道：多謝媽媽盛情。老姥道：這是景小
娘子昨夜分付了，老身支持來的。俊卿道：又是小娘
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奉謝。煩媽媽與我帶
去。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箋紙上，封好了，付媽媽。
詩中分明是推却之意。媽媽將去與景小姐看了，景
小姐一心喜着俊卿，見他以相如自比，反認做有靈。

于文君後邊二句不過謙讓些說話遂也回他一首
和其末韻詩云

宋玉墻東思不禁，願爲比翼止同林。
知音已有新裁句，何用重挑焦尾琴。

吟罷也寫在烏絲繭紙上，教老姥送將來，俊卿看罷，
笑道：元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卿見他來纏
得緊，生一個計較，對老姥道：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
是無情，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不敢欺心妄想，上覆
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老姥道：既然舍人已有
了親事，老身去回覆了小娘子，省得他牽腸挂肚，空

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

想壞了，老姥去得，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央求寬緩日期，請色停當，到了天晚，纔回得下處，是夜無詞，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舍人小小年紀，到會掉謊，老婆滾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回了一小娘子，小娘子教我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曾聘娘子過，小娘子喜歡不勝，已對員外說過，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好友要成事了，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這寬家帳那里說起？」只索收拾行李起來，趁早去了罷，分付聞龍與店家會了鈔，急待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說罷。」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堂中，望見了聞俊卿，先自歡喜，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了麼？」老姥還在店內，也跟將來，說道：「正是這位富員外，把手一拱，道請過來相見。」聞俊卿見過了禮，整了客座，坐了富員外道：「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老漢有一外甥，乃是景少卿之女，未曾許着人家，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做主張，憑他意中自擇。昨日對老漢說，有個聞舍人下在本店，手標不凡，願執箕箒，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況且粗

通文墨實是一對佳耦，足下不可錯過。聞俊卿道，不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謬愛，豈敢自外。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小生是武弁門風，恐怕攀高不着。二來老父在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寃，此事既不曾告過，又不好爲此擔關，所以應承不得。負外道，舍人是簪纓世胄，況又是鬻宮名士，指日飛騰，豈分甚麼文武門楣。若爲令尊之事，慌速入京，何不把親事議定了，待歸時稟知令尊，方纔完娶。既安了舍甥之心，又不悞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聞俊卿無計推托，心下想道：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却又不好十分

此榜其妙
非此處定
生

開其力得
實際

過却打破機關我想魏掇之有竹箭之緣不必說了
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閃下了他一向有
个主意要在骨肉女伴裏邊別尋一段姻緣發付他
去而今既有此事我不若權且應承定下在這里他
日作成了杜子中豈不爲妙那時曉得我是女身須
怪不得我說謊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
了不像而今碍手算計已定就對員外說既承老丈
與令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挈只得留下
一件信物在此爲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求娶就
是了說罷就在身上解下那个羊脂玉鬧粧雙手遞

與負外道奉此與令甥表信，富負外千歡萬喜，接受在手，一同老姥去回攬景小姐道：「一言已定了，負外就叫店中辦起酒來，與聞舍人餞行，俊卿推却不得，喫得盡歡而罷，相別了起身上路，少不得風餐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聞龍先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着了杜子中一家元來那親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來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溫已畢，俊卿道：「小弟專爲老父之事，前日別時，承兄每分付入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爲此不辭跋

涉特來相托，不想觀撰之已歸。今幸吾兄尚在京師，小弟不致失望了。杜子中道：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做一個揭帖，逐一辨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弟央個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俊卿道：老父有個本彙，可以上得否？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各自辨，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爲妙。仁兄不要輕率。俊卿道：感謝指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子中道：異姓兄弟，願

書生不止
只怕是女
流之見

正不知事
休不必家
裏教也

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叮嚀。俊卿道：「撰之爲何回去？」子中道：「撰之原與小弟同寓了多時，他說有件事，要歸來與仁兄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滿期的。況且事體要來家裡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去了。正不知仁兄却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敢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俊卿明知是爲婚姻之事，却只做不知，推說道：「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爲甚麼，想來無非爲家裡的事。」子中道：「小弟也想他没甚麼，爲何恁地等不得，兩個說了一回。」子中分付治酒接。

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蓋是子中先前與魏家同寓，今魏家去了，房舍儘有，可以下得聞家主僕三人。子中又分付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移出自己的榻來相對鋪着。說晚間可以聯床清話，俊卿看見心裡有些突兀起來，想道：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臥起，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弄在一間房內了，須閃避不得，露出馬脚來怎麼處，却又沒個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己放着精細，遮掩過去便了。雖是如此說，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

假難真亦且終日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便的
所在那里粧飾得許多來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
上去送揭帖做着男人的勾當晚間宿歇之處有好
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了杜子中是聰明的
人有甚省不得的事曉得有些詫異越加留心閒觀
越看越着了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
開來一看多是些文翰東帖內有一幅草彙寫着道
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願
保父聞確冤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願
粧之約各得如意謹疏

子中見了，拍手道：「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爲男子，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邊兩句解他不出，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裡狂蕩不禁，忽見俊卿回來，子中接在房裏坐了，看着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上下前後看了，又看問道：「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見哂之甚，子中道：「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小弟到此來做的事，不曾瞞仁兄一些。」子中道：「瞞得多哩。」俊卿自想：「麼俊卿道：「委實沒有。」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原說：「弟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必當娶兄，可惜。」

弟不能爲女，誰知兄果然是女，却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麼還說不瞞。俊卿見說着心中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誰是這般說？」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俊卿一時低頭無語。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了，笑道：「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今却遂了人願也。」俊卿站了起來道：「行踪爲兄識破，抵賴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過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有件緣事已屬了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子中愕然道：「小弟與撰之同爲俊卿窗友，論起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一分，俊卿何得

厚于撰之薄于小弟，况且撰之又不在此間，現鐘不打，反去鍊銅，這是何說？俊卿道：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子中道：正是，不解。俊卿道：小弟因爲與兩兄同學，心中願卜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到處先拾得者，即爲夫婦。後來這箭却在撰之處，小弟詭說是家姐所射，撰之遂一心想慕，把一个玉鬪粧爲定。此時小弟雖不明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小弟有厚薄也。子中大笑道：若如此說，俊卿宜爲我有無疑了。俊卿道：怎麼說？子中道：前日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籀上有兩行細字。

即非拾箭
此時豈能
不相偶乎

以爲奇異，正在念誦，撰之聽得走出來，在小弟手裡接去看，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曾是撰之拾取的，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撰之他日可問，須混賴不得，俊卿道：「既是曾見箭上字來，可記得否？」子中道：「雖然看時，節倉卒無心，也還記是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八個字小弟須是造不出，俊卿見說得是真，心裏已自軟了，說道果是如此，乃天意了，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將回去，日後知道甚麼意思，子中道：「這個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爲強，况且

元該是我的，就據了俊卿求歡道：相好弟兄，而今得同衾枕，天上人間，無此樂矣。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一任子中所爲，有一首畚諷山披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走到羅帷，忽現了本相。本是個鬻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換了章臺內司花的。主將金蘭契，只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鎗，皺眉頭，忍着疼受的是良朋針砭，趁胸懷。揉着窳顯出那知心，酣暢用一番切切，恨來也。哎呀，分明是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羅。權是。

不得不驚
此處用不
得兩全之
術

聯句的篇章慌忙爲雲爲雨還錯認了龍陽

事畢，聞小姐整容而起，嘆道：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忽然轉了一想，將手床上一拍，道：有處法了。杜子中倒喫了一驚。道：這事有甚處法？小姐道：好教郎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在店內安歇，主人有個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了，逼要相許。是妾身想個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澹了郎君，又見那個女子才貌雙全，可爲君配，故此留下這頭姻緣。今妾既歸君，他

回去，想撰之問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成了，豈不爲妙。況且當時只說是姊姊，他心裏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己，也不是哄他了。子中道：這個最妙。足見小姐爲朋友的美情，有了這個出場，就與小姐配合，與恨之也無嫌了。誰曉得途中有又這件奇事，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女容，不必說了，但小姐雖然男扮，同兩個男僕行走，好些不便。小姐笑道：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個元是一對夫婦，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也。子中也笑道：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

做來多是奇怪的事，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
拏出來與子中看，子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人，
魏撰之得此，也好意足了。」小姐再與子中商量着父
親之事，子中道：「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
我吏部有個相知，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
方，就好管爲了。」小姐道：「這個最是要着。」郎君在心則
個，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數日之間，推陞本上，已把
兵道改陞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覆小姐道：「對頭改
去，我今作速討個差，與你回去，救取岳丈了事。」此間
辨白已透，撫按輕擬上來，無不停當了，小姐愈加感

激轉增恩愛，子中討下差來，解餉到山東地方，就便回籍。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開龍夫妻，孽弓帶箭，照前粧束，騎了馬，傍着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鄭州曠野之中，一枝響箭，擦着官轎射來，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分付轎上，你們只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真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扯出囊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的跑來，小姐掣開弓，喝聲道：「那邊人不防備的，早中了一箭，倒撞下馬，在地下掙扎。」小姐疾鞭着坐馬，趕上前轎，高聲道：「賊人已了當了，放心前去。」一路

此技又勝
同窗并一

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个个忌憚。子中轎裡得意，自不必說。自此完了公事，平平穩穩到了家中。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陞去，保候在外了。小姐進見，備說了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爲，調去了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如此大恩，何以爲報。小姐又把被他識破，已將身子嫁他，共他同歸的事也說了。參將也自喜歡道：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粧，趁他今日祭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小姐道：粧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着。參將道：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回來，不知爲何只管叫人來打

聽說我有個女兒，他要來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仍不知你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你而今要會他怎的。小姐道：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正說話間，魏撰之來相拜。元來魏撰之正爲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聞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探聽舍人。有個小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四，不得明白。有的說，參將只有兩個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又有的說，參將有個女兒，就是那個舍人，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胡猜。

亂想見說聞舍人回來了，所以亟亟來拜，要問明白。聞小姐照舊時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仁兄令姊之說如何？小弟特爲此趕回來的。小姐說：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撰之道：小弟叫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何也？小姐道：兄不必疑，玉闌粧已。在一个人處待小弟再畧調停，準備迎娶便了。撰之道：依兄這等說，不像是令姐了。小姐道：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撰之道：兄何不就明說了？又要小弟去問。小姐道：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他正要去拜杜

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裏，不及說別樣說話，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是女身，已成夫婦的始末根繇說了一遍。魏撰之驚得木呆道：「前日也有人如此說，我却不信。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白錯過了子中道，怎見得是兄的。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就把玉闌粧爲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係他向天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在手，今仍歸小弟，原是天意。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姐，原未嘗屬意他自身，這個不必追悔。只

管鬧粧之約不脫空罷了。撰之道符已去矣。怎麼還說不脫空。難道當真還有個令姐。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女才貌非常。那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鬧粧權定在彼。而今想起來。這就有個定數在裡邊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撰之道。怪不得聞俊卿道自己不好說。元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聞俊卿已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媒。何繇得成。子中道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岳翁。打點就是今日迎娶。少不得還借重一個媒妁。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

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揆之大笑道：「當得當得，只可笑小第一向在睡夢中又被兄占了頭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等，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兄可隨後就來。」魏揆之討大衣服來換了，竟擡到聞家。此時聞小姐已改了女粧，不出來了。聞叅將自己出來，接着魏揆之述了杜子中之言。聞叅將道：「小女嬌痴慕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蒹葭倚玉，惶恐惶恐。聞叅將已見女兒說過，是件整備，門上報說杜翁來迎親了，鼓樂喧天。杜子中穿了大紅衣服，擡將

不得不服
熱

進門，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聞叅，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魏撰之，啟轎而行，迎至家裏，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樁事完了，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道：「一樣的同窗朋友，偏是他兩個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婦，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段奇話。」只所許我的事，未知果是如何。次日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今日專爲此要同到成都去，弟婦誓欲以此報兄全其。」

口信必得佳音方回來。撰之道多感多感，一樣的伺
窗也該記念着我的冷靜。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子
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
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弟，便可以不妨兄矣。子中道：弟
婦贊之不吝口，大略不負所舉。撰之道：這件事做成，
真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顛望，俱大笑而別。杜子中
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他盼望久了，
的也怪他不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了這事，小姐
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着
前日飯店，歇在裡頭了。杜子中叫聞龍拿了帖，徑去

拜富負外負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麼緣故、喫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了、道不知爲何大人貴足賜臨賤地、子中道、學生在此經過、聞知有位景小姐、是老丈令甥、才貌出衆、有一敝友、也叨過甲第了、欲求爲夫人、故此特來奉訪、負外道、老漢是有個甥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一個進京去的聞舍人、已納下聘物、大人見教遲了、子中道、那聞舍人也是敝友、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以敢來作伐、負外道、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既已留下信物、兩心相許、怎悞得人家兒女、舍甥女也畢竟

說話未嘗
不是簡單
竟是定根
來斷耳

要等他的回信。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道。老丈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爲聞舍人無意來娶了，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爲故友來令甥，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貞外接過來看，認得是甥女之筆。沉吟道：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逼他應承的。元來當真有這話。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覆大人。貞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適間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負了心，是必等他親身見一面還了他玉鬧粧以爲訣別。方可別讓姻親子中笑道：不敢欺老

丈說那玉鬧粧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非是聞舍人的，聞舍人因爲自己已有姻親，不好回得，乃爲敝友轉定下了，是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因至前也。貞學道大人雖如此說，甥女豈肯心伏，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于中道聞舍人不能復來，有拙荆在此，可以進去一會，令甥等飽與令甥說這些箇細，令甥必當見信。貞外道有尊夫人在此，正好與舍甥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消息，最妙最妙。就叫前日姥姥來接取杜夫人，姥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粧過了一時想不出。

一路相着，只管遲疑，接到間壁裏邊，景小姐出來相
接，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笑道：認得聞舍人
否？景小姐見模樣，廝像，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
道：夫人與聞舍人何親？聞小姐道：小姐恁等識人，難
道這樣眼鈍。前日到此，過蒙見愛的舍人，即妾身是
也。景小姐喫了一驚，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老
姥也在旁拍手道：是呀，是呀，我方纔道面龐熟得緊。
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景小姐道：請問夫人前日爲
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老父有難，進京辨冤，故喬粧
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應承。

屋裏疑心

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却，又不敢實說真情，所以代友人納了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年紀也。與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姐了此一段姻親，報答前日厚情耳。景小姐見說，半晌做聲不得。老姥在旁道：多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聞小姐道：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庠中，與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好一表人物。就是我相公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就做夫。

區士之於
如此

人了。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叫老姥陪住了，聞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負外。負外見說是許個進士，豈有不攬撮之理。真個是一讓一個官，回覆了聞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負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邊款待杜子中。內裡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兩個小姐說得甚是投機，盡歡而散。約定了回來，先教魏撰之納幣，揀個吉日迎娶回家。花燭之夕，見了模樣如養天人。因說起聞小姐鬧粧納聘之事，撰之道：「那聘物元是我的。景小姐問如何，却在他手裡，魏撰之又把

先時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裏，認做另有
个姐姐，故把玉闌粧爲聘的根繇，說了一遍，一齊喫
道：彼此夙緣顛顛倒倒，皆非偶然也。明日魏撰之取
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小姐道：如今只該還他了，撰
之就提筆寫一柬與子中夫妻道：

既歸玉環，返卿竹箭。兩段姻緣，各從其便。一笑一
笑。

寫罷，將竹箭封了，一同送去。杜子中收了，與聞小姐
折開來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蜚娥記三字。問道：蜚
娥怎麼解？聞小姐道：此妾閨中之名也。子中道：魏撰

之錯認了令姊就是此二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二字這箭如何肯便與他。問小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里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兩人又笑了一回也題了一束戲他道。

環爲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咲。

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兩個甲科合力與聞叅將辨白前事。世間情面那里有不讓縉紳的。逐件贓罪得以開釋。只處得他革任回衛。聞叅將也不以爲意了。後邊魏杜兩人俱爲顯官。聞景二小

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卓文君成，都當鑑黃崇嘏相府掌記。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女丈夫，不聞巾幗竟爲儒。
朝廷若也開科取，未必無人待賈誼。